

愛亦難 恨亦難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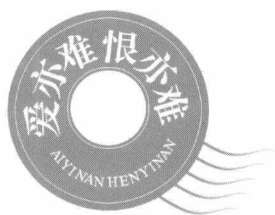
◎乔颖十分绝望。在人们上班之后，她背了一只灰色的旅行包，悄悄地离开了她居住的三层小楼。选择这个时间恰到好处，上班过后的时间，闲杂人员已不多见。她急匆匆地直奔火车站，这段路上她没有遇到一个熟人。她对自己的计划有点沾沾自喜。

王保臣 著

河南文艺出版社



愛亦難 恨亦難



王保臣 著
河南文藝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亦难恨亦难/王保臣著. —郑州:河南文艺出版社,2008.9

ISBN 978-7-80765-021-8

I. 爱… II. 王… III. 中篇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8)第 141347 号

出版发行 河南文艺出版社

开本 32

本社地址 郑州市鑫苑路18号11栋

印张 8

本社网址 www.hnwybs.cn

字数 218000

经销单位 新华书店

版次 2008年9月第1版

承印单位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

印次 2008年9月第1次印刷

纸张规格 890毫米×1240毫米

定价 25.00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单位联系。

目 录

001

爱亦难恨亦难

【故事梗概】乔颖是个可怜的女人，一生都在母亲为她筑起的樊篱中度过。母亲又是一个迂腐而固执的女人，由于她的坚决反对，拆散了乔颖和前男友幸福的婚姻，在母亲的威逼之下同顾子健结了婚。长期的精神压抑使她产生了性冷淡，性欲旺盛的丈夫无法接受，只有在外找女人，并且和那个女人有了孩子，顾子健提出同乔颖离婚，乔颖恼羞难当，但她仍然顾虑重重，为了这个家，为了顾及孩子和丈夫的面子，她决然出走，牵着那份辛酸的孤独，踏上了没有目的的长途列车，在那个名山大川里悄悄地寻找意外死亡……

059

别再无奈

【故事梗概】燕子和何向东都是农村走出来的大学生，又是一对恋人，他们大学毕业后一同进城求职，一连串的尴尬境遇让他们十分无奈。燕子为了能够在城市里寻到职位，站稳脚跟，成为一名城里人，不惜给人家当保姆，做家政。为了能成为城里人，她抛弃了自己的男友何向东，毅然委身于做房地产生意的大老板海梦山，并决意要嫁给这个手里有钱、善于玩弄女人的有妇之夫。晚报记者周晓楠和丈夫程非都给了燕子以无微不至的帮助，但家庭、事业、爱情和社会的压力依然让他们感到很无奈；海梦山为了达到同燕子结婚的目的，竟不择手段凶杀妻。燕子的迷惘、无奈和自私葬送了自己。何向东看不惯城里人的尔虞我诈、勾心斗角，毅然辞别这个城市，寻找自己的天地……

111

浮云

【故事梗概】林成峰是一个性格很复杂的人，一面为自己的仕途升迁不择手段，一面又不甘堕落。大学毕业后，成为一名国家公职人员，看到别人一个个职位升迁，他就眼红，而自己又没有靠山。为了当官，他竟瞒天过海去造假，伪造中组部的公函，蒙骗当地官员；为了升迁，竟“有了官欲，却没有了性欲”，以致妻子桑红难耐寂寞，红杏出墙，她 and 一同大学毕业的同学、做交通局副局长的长颈鹿苟合，双双殉情；林成峰绞尽脑汁，玩弄伎俩，献媚领导，终于东窗事发，等待林成峰的又是什么呢？

167

野豆荚

【故事梗概】吴运来在县城里做饭店生意，妻子叶小凤临产，让自己的同胞妹妹叶小青到饭店帮工。一心想走出穷乡僻壤的叶小青，不愿在农村找对象，对穷追不舍的黄三不予理睬；在县城的大街上与那个高中生邂逅相遇，不想高中生却受不了生活的压力自寻短见，她受到了无比沉痛的打击。在接下来的生活里，她偷偷地喜欢上了自己的姐夫吴运来。年轻力壮的吴运来欲火旺盛，如花似玉的叶小青情窦初开，两个年轻人偷吃了禁果。不久，叶小青怀孕了，拿肚里的孩子作砝码，要吴运来同姐姐离婚。吴运来却仍恋着妻子，不肯同叶小青结婚，姐妹俩因此反目成仇。为将孩子打掉，吴运来跪在叶小青的肚子上，致叶小青死亡。为掩盖罪恶，他又指使黄三制造了一起车毁人亡的血案。

211

何去何从

【故事梗概】本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。苏雨同时爱上了双胞胎兄弟严浩和严瑞，兄弟俩都当了兵，苏雨糊里糊涂地就同严浩结了婚，弟弟严瑞却气愤难平；正当苏雨的女儿降生的时候，严浩却患肝癌撒手人寰。电视台记者方昕和严瑞给了苏雨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。苏雨觉得自己结过婚，而且又有了孩子，对深爱着她的严瑞太不公平，因此，她又将严瑞介绍给了方昕。严瑞和方昕两个人在生活的交往中渐渐加深着情谊，严瑞却仍然忘不掉苏雨。作为刑警队副队长的严瑞，在一次解救被绑架人质的行动中身负重伤，苏雨和方昕一起出现在严瑞的病床前，面对两个女人，严瑞不知何去何从……

爱亦难恨亦难



乔颖十分绝望。在人们上班之后，她背了一只灰色的旅行包，悄悄地离开了她居住的三层小楼。选择这个时间恰到好处，上班过后的时间，闲杂人员已不多见。她急匆匆地直奔火车站，这段路上她没有遇到一个熟人。她对自己的计划有点沾沾自喜。

她的行动很诡秘，没有人知道她要干什么，也不知道她要走向哪里。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的行踪，连她自己都糊里糊涂不知要奔向何处。心里恍恍惚惚，茫然若失。

她在几天前就执拗地做出了这个决定。类似于这样的决定，或者是一种极端的想法，做出了不止一次。每一次家庭战争，她都气得脸色铁青，手脚冰凉都有一种天崩地裂、玉石俱焚的感觉。她变得疯狂，无法控制自己。每在这时，亲朋好友们都会过来好心相劝，甚至陪她吃，陪她喝，强拉硬拽地让她去逛公园，去宽阔的马路上散步，到绿地广场跳舞，打太极拳；或者到野外去郊游，开阔胸怀，释放怨恨。然后坐下来痛骂顾子健这个大混蛋，也说顾子健往日的好话。好心的相劝，同时碍于姐妹的面子，她也就气渐渐地消了，心也软了。

每次心软的时候，她仍然板着面孔，装出一副生气的样子，不依不饶地坚持。闹腾的结果，只有顾子健先软，然后她才软，这成了一个永恒不变的惯例。

顾子健让她伤透了心，他是她的丈夫，同时也是一个让人无法忍受的家伙。她同他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辈子，到今天她算彻底看透他了。她知道他完了，简直不可救药。她知道她也完了，彻彻底底地完了。

她只想平平静静地死去。在一个风景秀丽,环境幽雅的地方平平静静地死去,不需要那么壮怀激烈,惊天动地,也不想让任何人知道,她愿意为这个极端的决定付出代价。除此之外,她不再做任何选择。

我死了,你顾子健就清静了不是?她心里明显带着愤怒,带着倔强。

她可以选择多种死去的方法,比如,喝药、自缢、卧轨、触电,或者直接从三楼上跳下去,这无疑告诉人们她的软弱,她给孩子们带来的将是无休无止的伤痛,儿子和女儿会带着羞辱面对人生。左邻右舍发现了动静,肯定百般阻挠,使她的预谋彻底破灭。

选定这个日子,是乔颖费了许多工夫才想好的,避开了黄金周出游的时刻。火车站售票大厅的人并不多,她在熙熙攘攘的旅客中间,慢慢地挨到了售票窗口前。

乔颖站在售票窗口前,握着钱,战战兢兢地将手伸进去。她以为女售票员要看她,可是,女售票员两眼死死地盯着电脑屏幕,根本就没看她一眼,她心里一阵失落。

去哪里?窗洞口有个手指头肚大的小喇叭嵌在玻璃上,响着女售票员的声音。她知道这是在催促她。

她一时哑然,不知道怎样回答。自己要去哪里?还没等她回答,女售票员还是那句话:去哪里?这一句比上一句冲了些,也粗犷了些。她听出女售票员的声音非常烦躁,连一点温情也没有。

她呆了好久,觉得后边有人推她,这才猛醒过来,她对着窗口茫然地喊道“终点站”。

这是一个模棱两可的说辞,一个没有目的地的“终点站”。她不知道这趟列车会把她载向一个什么样的“终点站”。

女售票员没再问。乔颖很快就买到了一张到达“终点站”的卧铺票。

临上车的时候,乔颖本不想回头看,可她还是不自觉地回了一下头。她以为女儿和儿子肯定会追过来,不顾一切地扑向前来拉住她,哭着、喊着把她拖回去。

她断定顾子健不会来。顾子健正盼着她死呢，死了就遂了他的心愿了。他就可以没有任何麻烦，没有任何顾忌地同那个女妖精名正言顺地结婚。

女儿和儿子绝对会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母亲拖回去，为她申冤报仇。但是，拖回去的处境也好不到哪儿去。顾子健已经铁了心要跟她离婚。

她不离，死也不离。

如果她回了头，等于自己去送死。等待她的仍将是一场无休无止的持久战，要么相互对骂，要么拳脚相向，要么陌路人似的谁也不理谁，慢慢地耗尽最后一点精力。整个家庭会永远陷入泥淖，永无宁日。

乔颖的目光是空洞的。没有看到女儿顾琳和捣蛋的宝贝儿子。他们没有一个人追来，这让她忽然感到极度的失落。

车上的乘客并不多，她没有遇到任何麻烦就找到了自己的铺位。

铺位相邻的是一对旅游结婚的年轻人，两人兴奋得满脸通红，两眼发亮。小伙子高高的个子，大眼睛，胡子刮得干干净净，十分帅气，姑娘靓丽，优雅。乔颖没看她，她看见漂亮的女人就烦，充满敌意。灰色的旅行包并不重，她想把它放到行李架上去，放了两次都滑落了下来。

阿姨，我来。小伙子很友善，极有修养，乐于助人。他不费力气就将旅行包放到了行李架上。

乔颖认为这样的优秀青年并不多见。她本想说句感谢之类的话，嘴唇动了动，却没有声音，只是动作僵硬地点了点头，脸上布满了细微的汗珠。沉浸在甜蜜幸福之中的这对年轻人，正坐在她的对面。他们的亲热程度超出了乔颖那一代人的想象。此时，拥进车厢内的男男女女，满身是汗，手忙脚乱地寻找着自己的铺位。乔颖想安静一会儿，平静一下被撞碎的心。可车厢内的骚动却使她久久不能安静下来。

乔颖看到这对狂热的年轻人，突然想起了她的初恋。那时，他们是多么幸福，像这对年轻人一样。

火车庞大的躯体抖动了一下，一声粗犷而沉闷的长鸣后，缓缓地启动了。车窗外透过来一束斑驳的阳光，车厢内一片恍惚。她明显地意

识到,列车启动了,要驶向她的“终点站”。它每前进一步,就会距她的死亡靠近一步。

女孩子始终静不下来,分明是被幸福燃烧着,脸色有些绯红。她一会儿给男孩子擦擦脸上的汗水,一会儿喂他香蕉,一会儿用报纸给他扇风,一会儿躺在男孩子的腿上,嬉笑着看他的脸,永远看不够似的。男孩子对女孩子也是那么殷勤。

小伙子突然意识到乔颖沉闷的情绪,主动和她搭讪,阿姨,您是出差、旅游,还是探亲?

乔颖微微抬起头来,看看一对欢愉的男女,不想影响他们亢奋的情绪,便不动声色地回答:旅游。

她明显地意识到自己在撒谎,她用这个托词搪塞过去,没人会怀疑她的预谋。其实没必要向他们表白她的忧伤、她的企图。

一个人吗?他看着她孤单的样子,担心地问。

她说,一个人。好长时间没出过远门了,到外边逛逛,开开眼界。

小伙子说,阿姨真有福气。

乔颖知道他说的是恭维话。人家当然会拿中听的话跟你聊,傻子才会讨人嫌。

小伙子的一句恭维话让乔颖听来却深深地受了刺激。她有福气吗?马上就要死的人了,这一辈子都不会有什么福气了。

女乘务员来换车票,给了她一张小铁牌儿。看到乔颖年龄偏大一些,又是单枪匹马,因此,也就对她有了更多的关照。告诉她用开水怎么去取,厕所在什么位置,什么时间到什么站,及时地提醒。

窗外的田野,树木,河流,一团模糊;阳光一片灰暗,没有色彩;列车窗口恍惚的阴影,一闪一闪地迅速向后退去。

二

吃晚饭的时候，乔颖接了一个电话。电话是顾子健打来的，他说他在一家红牡丹咖啡厅里等她，让她马上过去。还一再叮嘱，一定得来。

乔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，听他那坚定的语气，她是非去不可的。

一个多月来，他们还在闹着别扭。在家里，陌生人似的谁也不理谁。自个儿做饭自个儿吃，谁都懒得去伺候谁。起因是那天顾子健又喝醉了酒，后半夜才回家。回家晚了，乔颖也没埋怨他。如果那天他倒头睡去，这事儿也就不会发生。男人喝酒都有喝醉的时候，可他偏偏不睡，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折腾乔颖，骂天骂地，骂东骂西，没完没了。一盆污水泼在沙发上，弄得满屋子臭气熏天，乌烟瘴气。他嘴里喷着酒气，让乔颖给他沏茶，准备洗脚水。家里人都睡了，他却将电视的声音开到最大，闹腾得全家鸡犬不宁。

类似这样的事情在家里成了家常便饭，为此他们也没少干仗。

是不是不想让人活了？乔颖心里烦，不愿理他：想喝茶自个儿沏去。

他瞪着死鱼眼，趑趄着站起来，抓起桌子上的花瓶就朝乔颖砸过去。乔颖躲闪不及，花瓶正砸在她的左侧眉骨上，差点没把骨头砸碎。她的整个脸上、身上全是血渍。女儿和儿子看不过去，把顾子健扭进了里屋，锁上门，任他闹去。

乔颖十分委屈，奔进女儿的卧室，死死地锁上门，哭得死去活来。

顾子健一连几天不进家门，乔颖懒得理他，随他去。平时他隔三差五地不进家门，乔颖也不管。偶尔问一句，他只说工作忙，加班，或者说

赴朋友之约,喝酒打牌。

乔颖让自己平静下来,狐疑再三,还是去了,她在门口喊了一辆出租车,司机问她去哪里,她说红牡丹咖啡厅。司机很专业,知道那地方。一踩油门,十分钟就到了。乔颖在门口张望了一下,在确定无误之后,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。乔颖忽然觉得,她像在电影电视里看到过类似这样的场景,她就像那个大胆而机智的女交通员。她想,顾子健真会选择地方!

顾子健早已来了。他选择了大厅的最暗处的一张桌子,坐在那里抽烟。烟灰缸里已有大半缸烟蒂,浓浓的烟雾四散弥漫。

乔颖受不了,但还是一步一步地走了过去。

顾子健抬起头,目光很浑浊,看看乔颖说:坐吧!

在他抬头看她的那一瞬,乔颖看到了他那张虚伪的脸和他那复杂的目光,半阴半阳。她无法形容他此时的表情。她坐下来,环顾整个大厅,人并不多,幸好,没有她认识的熟人。以前她从来没进过这样的地方,就是顾子健的同学、朋友或同事相约,有喜事儿,闹喜酒,她也不跟顾子健去。这一辈子都不去,不跟他去丢人现眼。

你很有眼光,乔颖带着讥讽的口吻说,选择这样的地方适合我们谈一些见不得人的鬼话。

顾子健说,有个重要的事情,想来想去,还是得向你提出来。

神神秘秘的,什么事情不能在家里说,非得选在这个鬼地方?很浪漫是吧?

顾子健说,家里不方便,还是别让孩子知道为好!

怎么,这个时候想起来顾及孩子的情感了?乔颖一阵冷笑,你什么时候考虑过孩子的面子?

这是咱们两个人之间的事儿。

说吧!别吞吞吐吐的,痛快点儿。

顾子健还在抽烟,他说:乔颖,我们离婚吧!他将头转向别处,不再看她,等待着她的反应。

什么?乔颖似乎没听明白,离婚?你是真心,还是成心气我?

顾子健终于将一支烟抽完，下了很大决心似的挺着胸说，真的，没骗你。

乔颖被他的这句话噎得好长时间没有缓过气来。

为什么？你说，为什么？

为什么？他反诘道，话语里带着鄙视。还用说为什么吗？我不说你心里也明白，自从我们结婚以后，你哪一日同我有过真正的夫妻生活？我同你做爱，你不是推托，就是应付。即使同你做爱，就如同和死人在一起没什么两样！

乔颖说，我性冷淡，对性爱不感兴趣，你就强迫我，强扭的瓜不甜。

顾子健激动起来，男人是需要激情的，需要温存和浪漫，你给过我什么？一副冰冷的身子和冰冷的面孔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我不是白做了一回男人？

乔颖的脑子里开始空白起来，你只知道考虑你自己，你考虑过别人的感受吗？

他几乎跳起来，理直气壮，你让我变得性饥饿，我无法忍受。

空气显得异常凝重而压抑，室内的光线很暗淡，烟雾缭绕，乐曲沉闷低回，令人烦躁不安。

他继续说，我知道，这些年我们还不是同床异梦？你心里装下的不是我，而是他。我说的一点不夸张吧？不是吗？

你别冤枉人，你说，你指的他是谁？

方伟。他不是让你魂不守舍、朝思暮想的方伟吗？

无耻！她愤愤地说。

乔颖不想再辩驳，她觉得这个男人太肮脏，太低俗，太下流。原来，她想，这不过是他的借口，想吓唬她，让她求他，给他温存，满足他的性欲，让他的男子汉腰板挺起来，让他随心所欲。几十年来他和她就这么糊里糊涂、迷迷糊糊地过来了。委屈也好，冷淡也罢，女儿都成了家，外孙也进幼儿园了，还谈什么情呀爱呀的。生活中的麻烦事儿应付都应付不过来，哪还有心寻欢作乐？没想到他的性欲却如此旺盛。他关注的不是家庭、孩子和生活，而是他无休无止的性爱，让乔颖哭笑不得。

看得出来，顾子健决意要和她离婚，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。

乔颖是个守旧的女人。她不理解，像男女之间性爱不和谐的事儿，也是他提出离婚的理由？

他不一样。

顾子健站起来，准备走开。

乔颖没动，却给他撂下一句硬邦邦的话，我不会同你离婚。为了孩子，为了这个家，也为了我在同事和邻里面前做人。

他说，我决心已定，离也得离，不离也得离，她让我找回了男人的感觉。她很爱我，已经到了疯狂的程度，而且还怀了我的孩子。

顾子健的话像把利剑，深深地刺进她的心里。乔颖的担心终于出现了，想回避也回避不了，头像炸裂了一样，两眼发黑，差点没蹲在地上。人家都到了这个份上，她还在犯傻。他在外面有了女人，他还说那女人很爱他。他要和她离婚，要同那个女人结婚。她怎么能承受得了？她想，两个人合谋针对她，想让她死啊！

她顾不了那么多，她要逼着他说出那个女人是谁。肯定比她年轻，比她漂亮，比她性感，也更能满足他的旺盛的性欲。

他不卑不亢。他把自己的路全想好了，就什么也顾不得了。他说，那个女人叫安静，说不上怎么漂亮，但很有女人味儿。

这就是顾子健的理由。乔颖总喜欢把自己裹起来，裹得严严的，几乎与世隔绝。她接受新事物十分迟钝，思想观念，尤其情爱观念早已落伍了，但她仍然死死地固守着那些陈旧而庸俗的东西不肯割舍。

一个无法逃避的陷阱，顾子健早已给她设计好了，她不跳也得跳。她像被推到了苦海绝境，痛苦像一只穷凶极恶的野狼，用锋利的牙齿撕碎她的肌肉，撕碎她的灵魂。

这是一个十分被动而且无法忍受的难堪局面。乔颖明显地意识到，她得主动出击，决不能等死。她不能忍受顾子健的任意宰割，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。她得使出浑身解数，阻止他们。

这个时候，她才感到了孤立无援。女儿和儿子怎么帮她？左邻右舍怎么帮她？亲朋好友又怎么帮她？她难以启齿。无论如何她没脸告

诉左邻右舍,无法向亲朋好友们倾诉。她能说什么呢?说顾子健已届中年,又找了一个漂亮的女妖精?说他恬不知耻地为了自己的性爱,去寻欢作乐,去做真正的男人?他要和她离婚,谁也改变不了。女儿已在三个月前离了婚,离婚之前,乔颖什么也不知道。两个人说离就离了,抱着儿子洋洋回到了这个家。她哭了一场也骂了一场,最后还得接纳她。撂下一大摊子事儿,把她折腾得焦头烂额。女儿的事情还没办完,突如其来的婚变又砸到了她头上。儿子还没有对象,高中毕业功不成名不就,眼下,连个工作也没有找到,整天跑得没有踪影。顾子健根本不管,他哪有心管儿子和女儿的事儿?

女儿顾琳还是知道了。这事儿明摆着,顾琳当然会站到她这一边来。可是,女儿的一句话,却使她震惊和心寒。

有什么了不起?离就离呗。现在的男人没一个好东西,离了也更省心。

乔颖呆呆地望了女儿好一阵,不知道说什么才好。女儿小小的年纪,却比她世故得多,明白得多。女儿经历了,也把男人看了个透彻。不像她,宁可在婚姻的殿堂里憋屈死,受尽煎熬,也不愿冲出去,或者将它砸碎。

红牡丹咖啡厅一阵骚动,陆陆续续进来一些男男女女,她无法让自己平静下来。顾子健没走之前,她没哭,表现得很坚强,她不能把自己软弱的一面丢给顾子健,让顾子健瞧不起她。如果她表现出自己的软弱,会让顾子健更加得意忘形,无所顾忌。他走了,她却哭了,两行辛酸的泪水汩汩地滚了下来。

她没告诉女儿,也没告诉儿子,自个儿出了门,拐弯抹角地找到了安静的家。

安静打开门,看到乔颖,并未露出惊讶,呆了片刻,优雅地一笑,突然明白了眼前这个怒不可遏的女人是谁。

没等安静开口,乔颖就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屋内。这是安静租住的房子,两室一厅,装饰得普通,料理得却很干净。乔颖知道她现在是单身。三十多岁年纪,有着老姑娘的气度和风韵,身材修长、清瘦。乔颖

无论如何也看不出,眼前这个女人怎么就迷住了顾子健?

两个女人为了一个男人,犹如困斗兽般在摊牌。

乔颖自己找凳子坐下,说:你就是安静?

安静从冰箱里拿出一听饮料,放在乔颖面前,以这个房子主人的姿态自居,不卑不亢,彬彬有礼:你是乔颖大姐吧!我料定你一定会来。没想到会是今天。

乔颖的目光咄咄逼人: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自信。

当然,为了自己的幸福,我会不顾一切的。

乔颖来见她的目的,只是想说服她,让她理智地退缩。她决不能让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样轻而易举地破碎掉,就像一个漂亮的玻璃杯掉在地上怦然粉碎。她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,以免在她面前失态。

你不觉得你太自私了吗?你为了自己,却伤害了另一个女人,也毁了一个家庭,这道德吗?

气氛不像她想象得那么硝烟弥漫。安静不动声色,说:你应该劝劝你自己,你爱顾子健吗?难道你就没有伤害他?家庭,一个漂亮的躯壳,到了四分五裂的时候,还死死地固守着,有什么意义?

你说得过于严重了吧?什么叫四分五裂呀?别这么危言耸听好不好?我们的家庭就像你说的那么一团漆黑?

安静笑笑说:不承认现实的存在,就是没有勇气面对。

你这么喜欢他,图他什么?

什么也不图,一切为了爱。爱,至高无上。她说得轻轻松松,冠冕堂皇。

乔颖说,你还这么年轻,好男人多的是,干吗要做第三者,和我抢一个比你大这么多又有家室的男人?

安静说,优秀的男人并不多,抓住了就不肯放手。

你会后悔的。乔颖试图提醒她,故意把这句话加重了语气。

安静说,她对后悔这个词儿还没认真考虑过。她还说她对自己做过的一切愿意付出代价,因为自己爱过,为爱而付出值得!

乔颖傻了。没想到安静和顾子健都是一个腔调,他们都有理,偏偏